


【卷三】

阎真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卷三】

阎真文集

因为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个重新定义爱情的时代？

——致友人书

阎 真

一，你说，读了这部小说感到郁闷、沉重，不愿承认。

这是意料之中的。在这个自由和欲望的时代，消费主义以水银泻地之势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细胞，使两性关系的大格局大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情感生存遭遇到了严峻挑战。这是我的小说试图表现的具有历史意味的重大命题。沉重源自触目皆是的现实，作为把表现生存真相当作最高原则作者，我又怎能对这一历史性真实视而不见？

对于有些女性朋友的不满，我也有点郁闷，为什么她们能够欣然接受《泰坦尼克号》《情深深雨濛濛》那在天空飘浮的虚幻浪漫，却不愿正视《因为女人》这自己身边的严峻真实？直面生存真相真的需要那么大的勇气吗？那虚幻的浪漫怎能跟自身的生活发生有效联系？不敢或者不愿直面真相，又怎能思考生活，获得智慧，应对挑战？直面真相是非常残酷的，可是不直面，真相仍然是真相，残酷仍然是残酷。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你说，从郁闷出发，你醒悟到了生活的挑战的确非常严峻，因而要生活得更加认真、理性、智慧。谢谢理解，感到了温馨，并相信由于表现生活的真诚和真实，也由于艺术的认真和纯真，你会读出残酷后面的关切与温情。

从第四版起，我对小说进行了调整，原意是考虑你们的心情，想减轻女性读者的沉重。但提起笔来我又强烈地感到，这样调整将使小说偏离历史趋向意义上的真实，违背了我写作的最高原则。什么是历史趋向意义上的真实？那就是，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爱情理想主义信仰主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因坚守这种理想主义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对消费主义和欲望化思维而言，其历史命运正好相反。正视这种现实，是小说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忧虑这种现实，则是小说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因此，我

将调整的重点转到了叙事艺术方面。“用毕生的心血才情去寻找创造那些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我的艺术理想。在我看来，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创作首先是一个艺术问题，然后才是一个理论问题，然后才是一种思想表达。我是在生命信仰的层次进行写作的，这种信仰除了对生活的真诚，还有作为一个艺术本位论者在叙事中的认真和执着。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用六年时间，记两千多条笔记来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并在出版后反复删改。对我来说，在一个自己消失的世界上，仍然有人读自己的书，是一个比成为亿万富翁，成为权倾一时的大人物更大的生命诱惑。

二，你说，看了小说，对爱情感到了更大的困扰。

是的，这也是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现实困扰，更是这个自由消费时代的困惑。在这个身体优先的时代，肉身将自身的合理性绝对化，成为绝对自我，享有绝对的话语权。精神边缘化，欲望扼杀爱情成为一种日常生活景象，爱情受到了历史性挑战，命运堪忧。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认真去爱，失去了爱的信念和爱的能力，成为“被迫的爱情虚无主义者”。五年前，听一打工妹说，以后结了婚，丈夫要在外面风流也让他去，只要他把养家的钱拿回来就可以了。我感到非常震惊，难道她对爱情这样没有信心？可近两年来，我已经听到好几个女研究生有过类似表示了。难道，把爱情当作一个精神包袱彻底放下，是一种历史性的理性选择？

当代生活使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情感也在流动，并引领身体流动。但流动中的情感和身体又到哪里去寻求纯情？谁会为谁立地成佛？难道，在网络化的时代，情感和身体也网络化了吗？难道，身体在过去能够证明一切，爱情、家庭、责任……现在只能证明它自身？婚姻需要起码的纯净，承载着那么多情感和身体的记忆，现实的婚姻成为记忆的影子，即影子婚姻，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完美的家？在当代，时候到了，为结婚而结婚、合伙经营式的结婚是不是许多当代人的生存真相？但合伙是要精心计算投入和收益的。对女性来说，身体是一个多么不稳定、不可靠的资源啊！随着时间推移，当男性获得他最重要的资本成功的时候，女性却青春不再，失去了“合伙”的最大资源。平衡打破了，她们怎么能够避免被边缘化？挑战如此严峻，如果游戏青春，不付出真心去培养爱情以至亲情，她们的前景将多么黯淡啊！难道，在这个自由和消费的时代，爱情真的已经失去情感的深度，需要从消费出发重新定义，即不定义于责任、忠诚、唯一性和心灵性，而是定义于瞬间的吸引和身体的感觉？

三,你说,小说对女性的年龄为什么要这么敏感?

唉,这不是我的敏感,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敏感。小说中关于女性年龄的种种“说法”,全部来自生活,没有一条是我杜撰的。不知你意识到没有,“说法”都是近年出现的,这正反映了这个消费时代的社会心理氛围。由于对时代感的追求,也由于我将小说当作“历史”来写,我实在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扰。这种困扰是多么广泛啊!难道你对此没有切肤之感?这是现实,又是历史,我只是一个摄影师,把生活中零散的画面集合到一起罢了。这种集合会不会使一些女性朋友感到更大的压力?如果真的如此,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沉默?可即使我的小说回避了这种挑战,她们在现实中也不能回避啊!尽管如此,我还是因这种集合而感到不安,甚至歉意。

几年前我谈到这部小说的时候,你说:“希望你不要触及年龄问题,不要在她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但如果回避了这个事实,我又怎么能充分表现女性生存真相?欲望优先,这是一个世纪性错误,又是一个世界性错误。这是小说的批判性所在。可同时我又不得不看到,欲望化有其存在意义甚至人性意义上的合理性,在市场化时代更是如此。也许,宽容是必要的,甚至,在这个领域应该放弃一切道德评价的极端言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道理。毕竟,完全的收敛,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从来没有做到,古今中外很多伟大人物歌德、萨特、毕加索、高更、李白、白居易、苏东坡、辛弃疾……以至孙中山,郭沫若……也都没有做到。可是,在宽容和放弃之后,女性该怎么办呢?怎么维护自己的情感生存?这既是事情的复杂性所在,也是其困难性所在,还是小说的忧虑和追问所在。理解我的忧虑和关切吧,我跟你们是站在一起的。

四,你说,波伏娃的“文明决定论”是有其合理性的。

是的,但也是片面性的。她说,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形象。她真的太武断了。先天的生理因素对女性命运和社会形象产生重大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吗?我对生理性差异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我是“生理决定论”者。我只是不能同意单向度的“文明决定论”。由女性生理性决定的一系列事实,生育、流产、相对体弱、青春易逝等等,其现实展开将引发太多太多的问题,这不是由生理性事实引发出来的文明状态吗?奥运比赛要分性别进行,这难道是波伏娃所说的“整个文明”决定的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我对波伏娃的理论不是反对,而是补充,有了这种补充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述。

同时,对那种女权主义的姿态,我抱有质疑的态度。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史证明,那种对抗性理念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从对抗出发能够收获和谐吗?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要做一个在情感生存方面成功的女性,难度是大大增加了,需要更高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最终都落实到爱情进而亲情,夫妻互为亲人,欲望就退居二线了。也许有人一听把爱情亲情作为情感归宿,就愤愤不平,认为太保守,太传统,是男权主义,让女性放弃反抗。那么我想,如果没有爱情亲情,你对面连人都没有,你去反抗谁呢?可能有逢场作戏的男人,于是你也逢场作戏?这叫做反抗吗?更残酷更现实的是,虽然生活中处于这种状态的女性不少,但在时间的流逝中,她们会有前景吗?

毕竟,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爱仍然是生活的核心价值,也是两性两处的核心价值。就像你曾跟我说过的那样,一个女性的独立性再怎么强,内心还是渴望那一份爱的。我想,这不是男权主义对她们的潜在期待,而是她们正常的生命本能。也许,个别具有超级先锋性的女权主义者是例外,爱对她们来说是一具枷锁,一个累赘。因为没有最起码的共同的基点。这部讨论爱情现代命运的小说对她们来说是完全无效的,就像跟无神论者讨论上帝完全无效。

五,你说,小说怎么就不能写写生活的亮色,写写那些事业爱情都很成功的女性呢?这不是片面性吗?

先说片面性吧。任何作品都只能表现生活的局部,因而都是片面的。至于事业爱情都很成功的女性,她们在我的视野之外,太幸运了。可这种幸运不符合我表现时代性挑战和历史性趋向的主旨。对女人来说,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她们在人道的旗帜下默默承受着不人道的命运。这是我描述的现实,更是对滥用自由的男权的批判。

还有亮色问题,小说的精神趋向决定了小说的情绪基调。既然你没有向《阿Q正传》、向《围城》要求亮色,能够宽容作者的片面,没有批评它们的作者歪曲中国受苦受难的劳动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宽容了作者的片面性,那么,也请给我这种宽容,好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心悲凉,悲悯,请你知我吧。

情感的困境：读《因为女人》

杨 柳

如果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强国富民是历史的正面，那么，阎真的《因为女人》描绘的就是历史的侧影。

阎真说，这些年，他看到了太多的事，听到了太多的事——在物质日益丰富、生活日益舒适、心灵日益自由的今天，却有那么多优秀的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问题上备受挫折和困扰，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悲剧——所以不得不写一部小说，来表现当代知识女性面临的情感和生存困境。

阎真是个写困境的高手。六年前，他在《沧浪之水》里写了公务员池大为的困境，那部小说一印再印，默默地销售了四十多万册，至今书店还在不断地添货。更早些的《曾在天涯》，写的是留学生高力伟的困境，那是阎真的处女作，细腻的文笔却也如一柄软刀，剖开了那一代留学生（主要是男留学生）的内心隐秘。这一次，《因为女人》，阎真把笔伸向了女性——女性的困境。

社会和经济的开放，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两性关系上，道德趋向宽容，自由失去边界，身体成为财富，欲望也不再羞羞答答。“爱情”在许多人那里已经被遗忘，或者已被物质和“感觉”取代。物质和“感觉”不具有深刻性和神圣性，但它们却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引领“身体”去追逐现实的享乐和满足。这种景象日益普遍，甚至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时代性的社会景象，使这部小说的话题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意味。

随之而来的困惑是：爱，作为女性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爱情，是不是已经不再意味着责任和忠诚，已经不再永恒，而需要重新定义？阎真并没有站在特定的伦理立场做出评判，在对柳依依以及苗小慧、阿雨们的情感历程细致逼真、一丝不苟的描写中，我们渐渐读出了使阎真深为忧虑的现实问题：在以“年轻”和“美”为资本的情

感竞争中,女性该如何自处?在二十一世纪,女人,该怎样做女人?小说中的几位女主人公——无论清醒如苗小慧、阿雨,还是迷茫如柳依依——都没有搞清楚的是:在与男性的交往中,应该身心付出,享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愉悦;还是身体投入,用年轻和美丽博取物质的满足?当红颜消褪、青春不再,爱情鸟何枝可依?情感生存的根基又在哪里?

由于种种原因,女性在社会中一向处于弱势,为了实现不同意义、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男女平等”,人们奋斗了很多年。在超级“自由民主”的美国,也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妇女们才得到一直由男人独享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由于上帝的偏心,当男人的生命和事业达到高峰时,女人的花样年华却已经逝去。这是不是屡见不鲜的婚姻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这悲剧岂不是更加可悲?在放纵本能、肯定欲望、消解道德的氛围中,她们的性别岂不成了天然的悲剧?她们的天空岂不是更加暗淡无光?她们对命运的抗争岂不是毫无意义?具体地说,会不会有更多的女人像柳依依们一样,成为被迫的爱情虚无主义者?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随时可以读出阎真忧心忡忡的呼喊。

眼前的问题依然是:女人该怎么办?出路在哪里?

阎真想到了亲情。他认为,亲情是时间的产物,是女人幸福的基石,是女人的希望之光。可是,亲情难道是必然的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牵起手的时候,他们也许并没有把婚姻看做过眼烟云,但又有几人想到了地老天荒?

对阎真来说,这是一部必须要写的小说,因为他看了太多、听了太多,想了太多,不写出来难以心安。他把女性所面临的情感生存挑战当作历史来写,因此不论这种描写多么沉重、多么残酷,都是属于生活本身、属于历史本身的。他要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震撼传达给读者、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传达给读者。这些问题尖锐、刺痛,但又必须面对、无法回避。他要和读者一起寻找答案、寻找前景。其实,换个角度看,女性的困境难道不是男人的困境吗?如果人世间不知情为何物,遭遇不幸的就不仅仅是女人。

从《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到《因为女人》,阎真的小说部部好看、部部耐看。他是写困境的高手,也是精雕细刻的高手。《因为女人》写得更加细致、更加周到、更加逼真,阎真式的叙事风格显得更加充分——以个性化的人物对话,塑造出不同的人物性格;丰富的潜台词,表现微妙的人物关系;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令人叹服地证明了一个男作家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把握;天马行空般的语言,使事物的状态得到了有想像力的表现;妥帖而周到的氛围渲染,使整个叙述饱满而滋润,具有画面感。当这一切与阎真那学者

式的思考天衣无缝地融合,小说的艺术品位和精神冲击力自然不在话下。

看了《因为女人》,你会知道,作为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中的男性作家,阎真是怎样精确细致地再现了当今知识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你也许不赞同他的观点,却不能不叹服他的文笔,不能不认同他的忧虑,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女人?也可以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男人?事实上,对兼有感情和理智、背负道德和责任的全体读者,阎真在这本书里时时诘问的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怎么做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女性的气质和心理首先是一个生理性事实，然后才是一个文明的存在；也就是说，其首先是文明的前提，然后才是文明的结果。生理事实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而不是相反。把女性的性别气质和心理特征仅仅描述为文明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她们生存的真实状态。在这里，文明不仅仅是由传统和习俗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性别就是文化。

——阎 真

1.

那声音好像有点熟，有点熟，有点……是的，是有点熟。

这天晚上，柳依依在蒙娜丽莎中西餐厅吃了饭，正准备离去，忽然听到隔壁小包厢传来了那个声音。餐厅里播放着《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歌声中流溢着令人迷醉的温情，一点一点，执着地，有穿透力地，要渗入人的深心。人们的谈话声在音乐声中嗡嗡地响成一片，也不知为什么，柳依依就从哄闹声中捕捉到了那个声音。声音像蟋蟀的触须，在不经意间触动了她心中的某个角落，这种意外的感觉带来一种似有似无的微痒，使她本能地感到这声音与自己有着某种特别的关系，就产生了探求的愿望。当服务小姐掀开帘子把账单送来，她缓缓坐了下去，抿嘴微笑着，手指以职业化的优雅点点桌面说：“再来杯贵妃茶。”

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正与一个女人说话，说什么听不真切。柳依依移动一下身体，似乎是自己找到了一个更舒适的姿势，斜在沙发上，耳朵也就靠近了包厢的隔板。她屏息静听，反复细辨，最后确切地告诉自己，这声音是熟悉的。她在记忆中挖掘，掘，掘，想把它和某个形象联系起来，却没能成功。一种轻微的挫折感激发了她的反抗情绪，我真的就那么迟钝了吗？

其实，只要她站起来，就可以从包厢的缝隙中看到说话的人。可她偏不，跟自己赌气似的，一定要把这个人从记忆中提拎出来，像警察从人群中把小偷提拎出来，这样才有成就感。她在心中细细地挖掘，又掘，再掘，不屈不挠，好几次像抓住了线索的这一头，沿着它荡回到记忆中的特定角落。许多面孔飘了过来，又飘了过去，影影绰绰，似真似幻，却停不住，都在真相显露前的那一瞬间消散了。气恼中柳依依叹息一声，似乎是对自己失望，又像是对别人失望。她更加明确地感到了心中那种搔不着的痒，比搔得着的痒

更痒。追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就像在“动物世界”中看到过的那只非洲猎豹，伏着身子，准备对羚羊扑过去。她缓缓地把右手抬高，手掌向下，弓起来，悬在眼前，想像着这就是那只非洲猎豹。手指抖动着，像那只豹在袭击之前抖动着背脊。突然，那只手向前猛地一蹿，在虚空之中抓了一把。没有，还是什么都没有。

这时，音乐突然停了，音响中传来轻微的嘈杂声。柳依依想像着有一只苍白的手在换唱盘，手掌巨大，布满了她大脑的全部空间。这时她听清了那女人的声音：“地球是转的，人是变的，何况一个男人，一个自称精品男人的男人？嘿嘿嘿。”那男人说：“不是精品，是极品。”女的说：“好厚的皮！我身上都能抖下虱子了。”男的说：“不一定每个男人都是转的。”女的说：“你也别表白了，我是自愿的傻瓜，行了吧？”男的说：“谁有勇气去骗一个女孩，特别是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一种记忆陡然鲜明起来，像一头抹香鲸刷地跃出海面，在蓝天下显出那清晰的身姿，在空中画出优美的弧线。这时，那女的咯咯笑了起来：“我知道你是骗我的，只要你愿意骗，我就愿意受这个骗。”

夏伟凯。一张面孔朦胧地浮现上来，瞬间像电光一闪，就清晰了，是他从篮球场下来时，腋下夹着球，头发短短地立着，有一点点翘，憨憨地笑着走过来的神态。算一算不见他已经有十三年了。自己三十五，他也三十八了。

他带了那女孩从北京来麓城游玩，两人正发生着一种争执，女孩还要去庐山，他却想明天就回北京了。女孩说：“你人在这里，心惦着你老婆，我回去了一定要看看她什么样子，可能是个七仙女下凡吧，值得你这样惦念。”夏伟凯说：“可怜可怜我这个没有自由的人吧。出来这好几天了，回去说不圆，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女孩说：“暴露了吧，你跟我是演戏，我拧掉你耳朵。”又说：“那你跟她掀开来说，要不我去说，相信她是懂道理的。再说她也该下岗了。”夏伟凯说：“哪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愿退出历史舞台？再说你该回去上课了。”女孩说：“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还想把持着政权？”两人又说起了蜜里调糖的话，亲吻啧啧有声。柳依依听不下去，就坐到了包厢的另一边，一根指头拨开窗帘，往外面看。

窗外是个小水池。不断有水贴着玻璃窗流下来，外面的景象就有些朦朦胧胧的了。在流水的缝隙中，柳依依看到池中浮着睡莲，花在夜里已经闭合。池的中心是一个丰乳的外国女人抱着孩子的雕像，在灯光下都静静的。池那端是一些孩子在草坪上嬉戏，一个女孩挽着男朋友的胳膊很神气地走了过去，接着是一对相互搀扶着老人。马路那边是八一广场，一座巨大的华灯直耸上去，以君临天下的霸气把整个广场照得亮如白昼，广场周围高楼

上各种灯光广告不停地跳动,以缤纷的色彩簇拥着那座华灯,像一群温顺的侍女。这是世界的实,又是世界的虚,人这一辈子,就徘徊在这虚实之间,宛若一个蝴蝶梦。这太平盛世的景象让柳依依感到悲哀,岁月如此平静地滑过去,而自己在这滑动中感受沧桑,像一朵曾经盛开的月季花。在这个年代,一个平凡女人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女人,这是她的事业所在、寄托所在,可这几乎就是一个预设的败局。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无可挽回地,也入了这个局了。

今天晚上,柳依依本不该独自坐在这里的。公司里的人,都到麓山玩去了。自己本是爱热闹的,却在客车远远开来的那一刻,突然失去了感觉,找个借口离开了。事情很突兀,连自己也没想到。今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因为心情好,戴了一副艳红镜框的茶镜,等车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跑来一只纯白的小狗,大家都拍手要它到自己身边来。柳依依也扭着腰肢拍手说:“狗狗,姐姐给你东西吃。”小狗果然跑过来了,她抚着小狗说:“知道你最喜欢姐姐。”这时小丽就说:“柳大姐越来越年轻了。”柳依依心往下一沉,“大姐”这个词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而“姐姐”两个字也被意识到有了点装稚的意味。的确,到了自己这个年龄,还戴着艳红的茶镜,还扭身子表达着幅度那么大的肢体语言,是不合时宜了。别人不说,小丽大学刚毕业,说出来了。上次她还对自己说:“你年轻的时候肯定很漂亮。”让自己感伤了半天。也不怪她,只怪自己,谁叫自己不再年轻?在这个年代,你不年轻不漂亮,那不但是有错,简直就是有罪啊。

隔壁的包厢有一点响动,是夏伟凯在买单。柳依依想喊服务员买单,又怕他听出自己的声音,犹豫了一下,那两人就从包厢边走过去了。她中了电似的站起来,跟了上去。服务员追上来,柳依依把手里捏着的一百块钱递过去。

那两人走得很慢,开始是手牵手十指环扣,后来女的就双手挽着男的胳膊,头倚在他的肩上。灯光下柳依依隔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随时准备装着理头发用手把脸遮住。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可还是抵抗不了跟踪的诱惑。十多年过去了,但她还是能从他的身影中看出当年的那个人来,太熟悉太熟悉了啊。那女孩说话越来越嗲,身子也扭得更厉害,说一句话就换一个动作,柳依依恨不得找根绳子把她绑起来。这姿态让柳依依又嫉恨又羡慕,那是她的权利,她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也就有了通向世界的一条便捷的路。那是自己曾经拥有过,也行使过的权利,都是过去的事了。她几次在心中设想着超越那两个人,然后装着不经意地一回头,看看到底还是两张怎样的面孔,特别是想看看那个女孩,可就是没有勇气。最后终于超了过去,还是

没敢回头，万一那一瞬间夏伟凯认出了自己怎么办？她掏出手机装着接电话，停下来，侧着脸，让他们从身边过去了。她急急地追上几步，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他们渐行渐远，夏伟凯穿着白衬衣的宽肩在人群中闪了一下，消失了。

柳依依往回走，心里恨自己没有勇气，认出来又怎么样？为什么不自信？忽然，她在心中阴郁地笑了，恶意地、残酷地，笑了。一个女人，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岁月之后，还会有人认出你的面孔？嘿，嘿嘿。柳依依在这残酷中感到了一种快意，像用刀划破了血管，让闷在里面的血喷了出来。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怀有恶意，更能给女人的自信以实质性打击。她想起那句话，“差不多就是个黄脸婆了”，好像就是说给自己听的。是的，没人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生活中种种迹象都在确证这个事实。她不恨那个女孩，甚至有点同情她，她也会有那一天的，不会太久。

柳依依想拦一辆出租车回家，手刚伸出去又改变了主意。她打了个电话，保姆苏姨告诉她，琴琴已经睡了，她没问丈夫回没回，不想要苏姨知道自己很在意这个。他现在在哪里，跟谁在一起，干什么，她真不敢往深处细想，想了心中就发痛，这痛又提醒着自己的失败。没有办法，上帝在男人那一边，他太残忍，没有办法。夏伟凯瞒着妻子，带着小自己近二十岁的女学生有情有调地出来玩，这事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可能。人家要你年轻，漂亮，才有情绪，才愿付出，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柳依依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孤独，与生活种种联系的线索都是不可靠的，不可靠，说断就断。最真实的，只有自己和女儿琴琴的关系了，可她又那么小。这种孤独感使她恐惧，这又是一个不敢往深处细想的事情。有这么多事情不敢往深处想，又不得不想，想了是傻，可不想也是傻，女人真是没法不傻。

夜已深了，影子在灯下长长短短。有人撞到了她的手臂，很疼，她一抬头，那人已经走过去了。她突然注意到眼前是一幅巨大的霓虹灯广告，“雪浪花洗浴中心”，是新开张的，自己记忆中没有。她想着有谁需要到如此豪华的地方来洗浴，叹了口气。她一路看了过去，觉得这夜是有浮力的，也是有侵蚀力的，只有夜才能将城市的本质裸呈出来。那些霓虹灯招牌闪耀着，“热舞会所”“皇家足浴”“佳人夜总会”“梦幻休闲中心”，什么也没诉说，可又诉说着一切。在十字路口，巨型的电视屏幕在播放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庆典，一会儿又打出了字幕：“热吻大赛，谁是麓城热吻第一人？”柳依依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叹了口气，对这个世界，自己实在也不能再幻想什么，要求什么。

快到家的时候，柳依依去掏钥匙，手触到了挎包里的那副艳红茶镜，摸

了出来，挂在了路边的一棵樟树上。走出几步，回头望了望，再走几步，又回头望望，轻轻叹了口气，那声音不像自己的，而是从岁月深处的某个角落传来，渗透着穿越时间的疲惫。茶镜在灯光下微微晃荡，泛出一点一点的艳红。她下意识地向那边伸出右手，似乎想拿回什么，又像要送出什么。这样停了几秒钟，她猛醒过来，那是自己的手，对面其实并没有人。

2.

记忆像一只狼，在严寒的冬季把深埋的骨头从雪地里扒出来，细细地咀嚼。

其实，柳依依知道，不论那些记忆在自己心中如何有声有泪、有血有肉，说出来都就是陈词滥调，没人要听，连朋友都不要听，太平常了啊。对记忆的咀嚼是孤独的。无数的人，女人，和自己一样，都在沉默中细细地咀嚼。记忆像死亡一样，也是属于个人的。

当年，柳依依还在财经大学读书，她是从一个边远的县城考入这所省城名校的。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的一切。同学们都羡慕她，妈妈高兴得要发疯，逢人便问对方的儿女在哪里，干啥，然后话题一转，说到柳依依，说到财经大学。柳依依是大家的骄傲，也是宝贝中的宝贝了。在大学读了一年，她的信心受了挫，有点从鹤立鸡群到鸡立鹤群的意思。天下聪明人多的是，就说自己下铺的苗小慧吧，爱打扮，爱社交，还有点狐媚气，可考起试来就是行。柳依依本来心中哼哼地看不起她，可一年下来，倒是服了她，那点狐媚气渐渐地看惯了，竟成了交心的朋友。在大二的时候，柳依依就把自己看透了，不是什么干大事的人！大事干不了，小事还得干。小事吧，就是找份好工作，再找个好男人，还有一套房子，一个孩子。想到这些她在心里笑了一笑，脸上也热热的。这是放弃，又是争取，她对自己是个女人有了更深的认识，甚至有点省悟的意味。

放弃远大理想她并没有痛苦，反而感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轻松下来她在心中越来越清晰地描绘着一个男性的形象，可当她想把那形象具体化，在身边找到原型，又陷入了迷惑和糊涂。都不像，不像。不知不觉地，她有了新的理想，新的执着。有了新的理想她并不急着马上去兑现，自己还不到二十岁，还早，还早呢。像苗小慧那么浮躁，匆忙，好像跟时间赛跑似的，不好。生活像大海，自己只要一瓢水就够了，只要一瓢。她觉得把一个男孩不确定的形象放在心中细细描绘，慢慢品味，渐渐清晰，也是一种幸福。青

春承诺着期待,也承诺着自信与骄傲。这青春不是虚幻的,掬在手中是有分量的,沉甸甸像金子一样的。

大二的寒假,柳依依在家呆得烦、腻,不管父母如何挽留,还是提前去了学校,打算好好看看英语,在四级考试中跟别的同学一比高低。早上妈妈送她去搭长途汽车,她撒娇说:“爸,人家要你也去嘛!”说着用肩膀去撞爸爸。爸爸说有事,她把提包塞到爸爸手里,爸爸就跟她出了门。路上爸爸说:“你一个女孩,我也不指望你往天上飞,可你别自己往地上栽,你懂不懂?不要让你妈和我伤心。”柳依依不懂,似乎又懂了一点,可越是懂就越不想懂,干脆不做声。爸爸把她送到车站就回去了,妈妈去买了票,回到她身边坐下说:“你爸有个心事,他看你这次回来要打扮了,真是大姑娘了,怕你定力不够,沉不住气,要我来送你,给你说说,把话说透。”柳依依晃着身子,头扭到一边,双手捂着耳朵说:“妈,你干什么嘛。不听不听不听!”妈妈把她的手抓下来,摁在自己的膝上说:“懂了就好,还要记得。你不要让你老爸伤心,还有我。”柳依依拼命扭着身子说:“咦呀咦呀咦呀,烦不烦呢!”妈妈摸着她的手,不做声,半天又偷袭似的自言自语说:“所有的后果都是女人来承担啊。”又转向她,“你可怜可怜你爸,还有我,啊?”把她的手紧紧攥着,摇了一摇。

多此一举。一路上柳依依都在生闷气,爸爸妈妈的忧虑真的是多此一举,都把自己看成什么了?又觉得可笑,对自己的女儿这点信心都没有?要沉住气,要有定力,什么话嘛!到了寝室,掏出钥匙竟打不开门,锁从里面给顶上了。柳依依好高兴,有伴了,兴奋地喊:“谁在里面?快开门,我是依依!”停了一会儿竟没动静,她想可能是睡着了,把门拼命摇了几摇:“我是依依呢,我是依依!”里面有人说:“依依你等一下。”是苗小慧的声音。柳依依更兴奋了:“小慧快点快点快点,我是依依呢!我是依依!”门开了,除了苗小慧,还有一个男孩。两人都望着她笑,神情有点怪。柳依依似乎察觉到了点什么,又不敢相信。再看那男孩,看不出什么,看苗小慧,脚下踩着两只不同颜色的布拖鞋,一男一女。她把提包放到自己床上去,眼睛却瞟着苗小慧的床上,也看不出什么,被子叠得好好的,毯子也不乱。男孩对她说:“依依跟我们去吃饭啊。”苗小慧说:“你以为依依是随便请得动的?要请你下次正经出几滴血。”走到门口,转过身来,把右手食指放在唇边,对柳依依轻轻嘘了一声。

柳依依心中本来还疑疑惑惑的,苗小慧这么一嘘,倒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他们?她没想到苗小慧竟敢把事情做到那一步,白天,在宿舍里!今天如果不是撞上自己而是撞上别人呢?柳依依爬到上铺,拥了被坐着,拿出英

语书来看。她捧着书，眼盯着那一行行单词，心却是散的，乱糟糟地想着不着边际的事，眼睛却不肯离开书，好像跟自己赌气似的，又像骗自己也要骗得有模有样。

柳依依心中天南地北不知绕了多少个圈，还是回到苗小慧这件事情上来了，赌气不去想都不行。这种内心的固执使她对自己感到陌生，好像头脑不是自己的似的。她眼睛盯着门，耳朵也特别敏感，盼望着苗小慧这就回来，这样她就脱离了危险，而自己正有一百多个问题要问她，比如，爸爸妈妈知道了怎么办？万一怀孕了怎么办？以后的丈夫不是他你怎么过关？你不喜欢他了怎么办？他不喜欢你了又怎么办？好多好多。

等到十点多钟，她绝望了，熄了灯钻进被窝。黑暗中她睁了眼，要把黑暗后面的什么看透似的。她还在为苗小慧担忧，这么晚了，还在外面，不知她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想到“状态”两个字，柳依依心中闪现一幅模糊的画面，全身颤抖了一下。她似乎给了自己一种默许，放纵自己去回忆那男孩的模样，的确，也算得上是一个阳光男孩。柳依依心中幻出很多阳光男孩不确定的身影，一只手羞羞怯怯地在身上摸索着，犹疑地，缓慢地，还是伸到了内衣里，轻轻摸索，在那些特别的地方不经意地多停留了一下。这就是自己，柳依依。她感到心里很潮湿，这潮湿洋溢着自恋的意味，突然，在黑暗中，她偷偷地轻笑了几声。

十一点多，苗小慧还没回来，柳依依终于下决心不再等了。她下了床，去水房解手。走到门边，她感觉到了，那种潮湿是有根有据的。她一只脚踏到门外，停了一会儿，有点羞愧地吐了吐舌头。

这一夜柳依依没有睡好，失眠了。她想着上午爸爸妈妈对她说的这些话，下午知道了苗小慧的事，晚上自己又这么心神不定，这中间难道有什么神秘的联系吗？小闹钟在滴滴答答地响，她感到了时间的节奏，人生的又一层帷幕在这节奏之中悄然开启。

3.

第三天早晨苗小慧回来了。当时柳依依正在床上似睡非睡，苗小慧在门外说：“就你自己吗，依依？要不我等会儿再过来吧。”柳依依尖叫说：“小慧，别走！”马上跳下床去，把门开了，说：“你什么时候这么淑女了，敲个门也细声细气，你真那么淑女你——嘿嘿。”苗小慧说：“就你自己在，你把锁顶上干啥？”柳依依说：“不是每个人顶上锁都会有故事的，我会不会有故事